

老人單身家戶、女性單親家戶與貧窮： 嘉義縣低收入戶的貧窮歷程*

陳正峰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王德睦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兼主任

王仕圖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蔡勇美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社會系教授

本文檢視低收入家戶的貧窮歷程，其中老人單身家戶與女性單親家戶是我們特別關注的群體。儘管之前多數的貧窮研究注意到老人與女性單親家戶的貧窮問題，但往往受限於橫斷性資料而忽略貧窮本身為一長期動態的事實。分析結果顯示：單身老人的貧窮歸因主要來自年紀老邁無法工作，其次為殘障或傷病。女性單親家戶則多數因為主要家計負擔者死亡而致貧。貧窮持續時間方面，低收入家戶的異質性使其處於貧窮狀態的時間殊異。相對而言，女性單親家戶的貧窮持續時間最短，而單身老人脫貧的機率非常低。多數家庭均依靠子女長大而脫貧，而戶內依賴人口和工作人口對於該家戶能否脫貧則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關鍵字：貧窮、貧窮動態、追蹤調查、貧窮歷程、存活分析

* 本文資料來自王德睦主持之國科會研究計畫「貧窮的動態分析：嘉義縣貧戶的追蹤研究」(NSC 87-2412-H-194-003)，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87 年 11 月 2 日；接受刊登日期：88 年 6 月 2 日

壹、前言

儘管近年來在經濟發展下，台灣的國民所得持續成長，然而所得分配卻趨向於不平均。根據台灣省政府「台灣省 85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統計資料，台灣省家庭最高所得分配與最低所得分配的差距較十年前相對增大，由 10 年前的 4.62 倍，迄去年增為 5.63 倍，高於日本、韓國（聯合報，10-26-1997）。此一現象顯示，台灣就如同其他工業化國家一般，所得不均與貧窮問題並不會隨著國民所得增加或生活水準提高而自動消失（張清富，1992）。

隨著人口的逐漸高齡化、家庭組成的改變以及社會變遷，貧窮人口中有兩種家戶型態特別引起眾人的注目，其一是以老人為主要組成的單身家戶，另一則是以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戶。多數有關貧窮的研究均指出單身家戶與單親家戶在台灣的低收入戶群體中佔有頗高的比例，且單身家戶中有多數為老人，而單親家戶的戶長多半為女性。這兩種家戶亦面臨著最多的貧窮風險，老人貧窮家戶多半缺乏其他支持、擁有資源稀少；而女性家戶則必須同時面臨就業與家庭責任（陳仲豪，1995；童小珠，1992；張清富和薛承泰，1995；Alcock，1993）。

儘管多數貧窮研究關注到老人與女性單親家戶的問題，但受限於資料，往往均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探討，而少探討貧窮的持續時間。然而，不論從實際貧窮特性或國外的貧窮研究（Bane and Ellwood，1986；Ruggles，1990；Devine and Wright，1993），貧窮應是一種長期動態的過程。家戶的所得與經濟需求會隨著時間而變動，且不同的家戶可能有著不同的貧窮持續時間與不同的脫離貧窮方式。因此，若我們想要對老人單身與女性單親家戶之貧窮現象有較清楚的瞭解，則對於這群貧窮人口的追蹤與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係以貧窮動態的觀點，除了檢視老人單身與女性單親家戶落入貧窮的因素外，也探討這些家戶的貧窮持續時間及脫離貧窮的方式，以期增加對這些家戶之貧窮現象的瞭解。

貳、貧窮原因與貧窮動態

過去對於貧窮問題的探討多數集中於貧窮的成因，致力於解釋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人們的貧窮。然而近來由於長期追蹤資料（panel data）的累積，學者開始研究貧窮動態的現象，也就是探討家戶貧窮持續的時間，以及家戶是如何脫離貧窮的困境。本文關注的議題乃是老人單身、女性單親家戶與貧窮的關係，茲對相關文獻簡單回顧。

一、家戶結構與貧窮原因

（一）家戶結構與人力資本

以家戶作為分析的單位是近來被認為是比較適切的取向。人們大部份時間是居於家戶之中，與家中成員分享財富，當家戶經濟狀況不佳時也分享貧窮。家戶內主要家計負擔者的工作所得，幾乎決定家戶的經濟地位，於是戶長工作穩定與否決定貧窮風險的大小。然而也不可忽略家戶內依賴人口的經濟需求對家庭經濟支出的影響，也會改變家戶的經濟地位。根據 Bane and Ellwood (1986) 的長期追蹤研究（panel study）指出，戶長薪資下降是落入貧窮的主要原因，尤其對於有子女的男性戶長家戶的影響更為重要。若以家戶內經濟所得的來源，觀察家戶貧窮風險，除戶長的薪資所得之外，戶內依賴人口的變動也會影響家戶貧窮風險的累積（McLanahan et al., 1988; 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88）。

一般而言，戶長通常是一個家庭的主要家計負擔者，因此，討論戶長的人力資本在有關貧窮的論述上是有意義的。人力資本論將貧窮歸因於個人教育、技術等人力資源不足。其對勞動市場有數個假定，包括：它是純粹的完全競爭市場，所有的個人彼此競爭更高的薪資；個人的生產力端視其所擁有的技能、自身的能力以及努力的程度（Becker, 1975）；因此一個人之所以會貧窮可能是因為人力資本低、或是不願提供足夠的勞力，以致不能換取生活所需薪資而落入貧窮（Rank, 1984）。但其批評者亦提出理論的假定與實際的狀況差距甚遠，其太過於簡化市場中的薪資結構；其次，就業機會的分配與

市場歧視等因素亦對薪資造成不同的影響。

(二)生命週期

人一生的薪資所得變化和工作能力的變化有密切關係，而薪資所得和年齡的關係大致呈 U 字型，成年早期賺錢能力上升，至中年穩定，老年下降 (Alocok, 1993)。個人的情形並非一生都不變，在生命週期中個人經歷不同階段的角色，和物質環境的變化，因此貧窮的研究必須考慮到生命週期的變化。當然，我們所處的家戶或家庭結構將隨著我們的生命週期而異。因此，生命週期與家庭結構相互關連存在，當我們從一個家庭型態進入另一家庭型態時，我們經驗貧窮的機會與貧窮的經驗將會有所不同 (王德睦, 1997)。生命週期的早期，兒童致貧風險是源於家戶經濟資源不足，而兒童本身並無法滿足經濟需求的能力。成年早期貧窮將會伴隨家戶結構的轉變 (如生子)，所造成貧窮風險增加，主要是依賴人口增加，但是戶內未能增加其他經濟資源。生命晚期貧窮風險則是源於人力資本匱乏，和家戶經濟來源短少而貧窮 (Stern, 1991)。老年家戶的貧窮是由於在無人力資本情況下，老人並無法從勞動市場獲得薪資所得，若無家戶內移轉所得，則容易落入貧窮。總之，生命週期的兩個高貧窮率時期，其致貧因素與人力資本累積、家戶依賴人口有密切的關係。

二、區域產業結構因素

針對人力資本理論和貧窮文化論的缺點，持結構論點主張的學者認為貧窮除窮人本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外部的社會環境結構。貧窮問題的產生和個人與家庭所賴以維生的週遭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貧窮亦是社會結構變動下的產物。首先最常被提出的是「雙元勞力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強調勞力市場分為初級和次級勞力市場，前者的工作具有職業穩定、升遷系統較有體制、高報酬及較好的工作環境等特質，而後者則是正好相反，加上兩者間的交互流動稀少，所以一開始進入的勞力市場即決定了終其一生的境遇。

城鄉差異亦是一個受到熱烈討論的結構因素，其中亦包括了經濟發展所

造成的不同影響。而美國整個 80 年代充斥著對 ghetto 的討論而忽略了鄉村地區的貧窮問題。事實上，不管從個人或結構觀點來看，長期或短期貧窮問題，存在著地理上的區隔，鄉村的貧窮發生率皆高於都市，城鄉就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的差異，使得貧民特質亦不相同 (Duncan, 1994)。

對城市中 underclass 結構性的解釋，以 Wilson (1987) 觀點最受重視，其以城市中的人口特徵（即市中心黑人在高貧窮區域的增加）、經濟型態轉變（製造業的外移使得低教育和低技術工作需求的降低）、和中產階級外移現象，來解釋藍領工作的喪失，使得居住於市中心的工人和工作機會產生不相稱的現象 (mismatch)；另外一個效果，是年輕、教育良好的人遷往郊區，弱勢人口則身陷都會中心。不過 Wilson 對於都市內貧窮的解釋，除了結構因素的處理外，他仍不放棄文化和種族對市中心貧民區惡化的影響。

三、貧窮動態

(一) 貧窮持續時間

1970 年代末，由於長期追蹤資料的動態研究，對貧窮的持續時間有了新的了解。Duncan 等人 (Duncan, 1984; Coe, 1978) 採用「所得動態的長期追蹤調查」(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簡稱 PSID) 之資料，探討貧窮的持續狀況。檢視固定時間內（通常是十年或八年）落入貧窮的人數與年數，指出約有四分之一的樣本成員曾進出貧窮（即落入又脫離）。與過去橫斷性研究或持貧窮文化論所相信，貧窮是一群穩定人口，長時間停留於貧窮，未隨時間波動，有很大不同。他們發現大部份的窮人僅窮一年，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下一年脫離貧窮，持續貧窮者僅佔總人口的 2.5%，即窮人的 22%。更重要的是在於對長期貧窮的本質和原因的瞭解，三分之一的窮人是老人，很難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機會。而在任一年上，發現許多非老年的人改善他們的經濟地位；對於女性戶長家庭來說，家庭組成的變遷會影響個人的經濟地位。

Bane and Ellwood (1986) 認為 Duncan 等人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有缺陷，因為在觀察期間為貧窮者，可能在觀察前就已經貧窮，也就是所謂左邊截斷 (left censoring) 的情形，或觀察期間結束仍未脫離貧窮，即產生右邊

截斷 (right censoring) 的情形，而有低估貧窮持續時間的現象。他們以建構生命表的分析方式，指出一般人的持續貧窮時間雖略比 Duncan 等人所指出的長，但是大部份人仍僅是短期遭遇貧窮，然而自某一時點來看貧窮者卻多為長期貧窮者，政府反貧窮方案的大部份資源，卻由長期貧窮者所取得。因此貧窮既不是短期經驗，也不是無法脫離的惡性循環 (Kelso, 1994)。

比較美國貧窮動態研究中長、短期貧窮的家戶特徵，短暫貧窮家戶與其他家戶特徵並無差異 (Duncan, 1984)，而持續貧窮家戶大多是女性戶長家戶 (Walker and Karl, 1994)。由於女性家戶，有著家庭與工作的平衡負擔，工作參與情形相較於其他家戶低 (Alcock, 1993; Ellwood, 1988)，貧窮風險累積最高，該類型家戶貧窮持續時間應較其他家戶長。不過，美國女性戶長持續貧窮的狀況，受到該國社會結構、文化、價值等特質的影響，因此女性家戶在貧窮家戶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在台灣是否也有同樣的情形則需進一步地檢驗。

(二) 貧窮的脫離

在 1970 年代末期和 1980 年代早期，有數位不同的學者開始對於美國福利使用的模式作研究，福利使用是否會產生長期依賴是其受到關心的原因之一。研究者進一步想要分析影響進入與停止 AFDC (Aid to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的相關因素，例如 Hutchens (1981) 即使用 PSID 的資料，假定女性在面對進入與退出福利使用時有某種程度的選擇，他歸納的結論認為離開 AFDC 的可能性是直接關聯到領取者的非就業所得和市場的潛在薪資，而與 AFDC 的給付和領取 AFDC 的所得限制等則有負相關，其證據傾向於支持經由提升工資而降低依賴的方案。Plotnick (1983) 則是使用事件史分析 (event history) 針對丹佛的「所得維持實驗」(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 作檢證，指出年齡和薪資的增加對於離開 AFDC 比率有顯著正效果，而給付的提高則是相反。O'Neill et al. (1987) 則以機率分配模型估計停留於福利的時間長短，並探討不同脫離福利的因素與福利使用時間的差異，他們對於貧窮脫離的分析指出，如果女性有更高的教育、且在接受福利時有工作，將有較高的機率脫離，而他也指出美國將貧窮焦點放在女性身上

是不必要的，必須注意的是那些有可能成為長期貧窮的人。

不同家戶類型的脫離貧窮模式亦有不同，根據 Rank (1985) 對於女性家戶、已婚、單親、和老年等四種不同家戶的脫離福利的模式作比較時發現，在所有的家戶類型中，脫離的機率隨著時間都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女性和老人家戶脫離機率較低，而單身和已婚家戶脫離的機率很高。Rank 認為，可能是女性和老人家戶限於勞力市場或生命週期事件而較難脫離。相反地，單身和已婚的家戶有著較多的資源可以使用。

四、台灣的貧窮研究

目前國內的研究大部分是集中在對貧窮人口之人口特質組成的探討，從貧戶戶長的個人特質、經濟狀況、工作能力等作探討的方向，可說是屬於人力資本理論的一種延伸，特別是早期的貧窮研究。例如：林松齡 (1980)、陳淑英 (1983) 針對低收入戶探討貧窮問題，指出貧窮的等級和戶長年齡、教育、婚姻地位、健康狀況和工作能力有關，並以路徑分析的方式指出戶長個人特徵對其經濟消費、經濟收入的影響。而在貧窮的性別差異上，則有蔡明璋 (1987) 在低收入戶貧窮分析中，指出男性戶長以殘障或疾病為貧窮因素者比女性高，而女性戶長則傾向以無人負擔家計作為貧窮之因素，反應出男女工作及傳統家庭角色的差異。張清富 (1992) 對女性低收入戶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年輕的女性貧戶多半是離婚、而年長的女性貧戶則多半是喪偶，更進一步地指出了貧窮女性在年齡與婚姻地位的差異。

就此方面的研究加入不同時間點的考量則是貧窮趨勢的研究，張清富 (1992) 的研究指出整個台灣的貧窮演變有如下幾個特別的地方；首先是貧戶量的變化，在 1967 年後除了少數農業或偏遠縣市外，均呈現下降的趨勢，在 1977 年後雖有增加，但漸入穩定。在貧民特性方面，幼兒依賴比雖從 1967 年下降，但 1990 年仍有 39%、老年人口則是持續上升至 1990 年的 25%，未婚的比率亦逐年上升。女性的貧窮化趨勢是一個較特別的現象，尤其是因為其掉入貧窮的機率遠大於男性。張清富也指出台灣的貧窮現象與人力資本理論相當一致。

呂朝賢 (1995) 則是採用新結構論的觀點，也就是暫時跳出人力資本論

的框架，認為市場中薪資結構的形成與決定並不僅是由人力資本而來，地方勞力市場特質的影響事實是其注意的焦點。其研究結果顯示，在地區勞力市場為封閉的前提假設下，地區的勞力市場與地區的貧窮率之間確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貧窮率為地方產業結構、職業結構、老年依賴人口及所得水準的函數，地方產業結構愈是傾向次要勞力市場者、老年扶養比之比重愈大、失業率愈低、及平均可支配所得愈低者，則地區的貧窮率就愈高。也就是說，勞力市場實存著「好」與「壞」的差別，好的勞力市場不僅較吸引人，且薪資也較高；相對地，差的勞力市場就較無吸引力並且低薪資。

蔡明璋 (1996) 的研究則是更进一步地針對 Wilson 的產業區位理論對貧窮的地區差異之論點作討論和修正，同時提出一個政治經濟學模型，強調地區的資本累積和政府規模亦是影響台灣地區不同的貧窮分佈的結構性原因，並試圖將此二者結成一整體的模型。

至於台灣的動態貧窮研究仍是處於初步的階段，初步的發現包括落入貧窮的主因有年老、戶長久病或殘障、失去家計負擔者；貧窮持續時間則以短期居多，半數家戶在二年內脫離，但仍有 16% 的貧窮持續七年以上，女性戶長則較一般貧窮家戶持續時間短（王德睦與蔡勇美，1997；蘇淑貞，1997）。此外，任一時間落入貧窮家戶其次年貧窮的比率仍高，政府或公部門是低收入戶所得的主要來源，而私部門在實際救助上扮演非常小的角色，但私部門在提供訊息上卻相當重要，特別是在緊急危難時期（Tsai et al., 1997）。而如同前文所述，如果想要瞭解更多的家戶貧窮狀況，不論是貧窮的持續時間、長短期貧窮的差異以及脫離貧窮途徑和脫離後的狀況，進一步地對貧窮動態的探討，是對貧窮本質的瞭解之不可或缺、更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參、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王德睦與蔡勇美 (1997) 「貧窮的動態分析：嘉義縣貧戶的追蹤研究(I)」之問卷調查的資料。該項調查之樣本取自嘉義縣 1988 至 1994 年列冊的低收入戶，這段期間嘉義縣之低收入戶共有 2,553 戶，進一步追蹤核對

各戶住址時，則發現有 276 戶無法核對，這些家戶可能遷移、再婚、重新建立新的家戶或是死亡。因此，我們訪問的家戶來源是從 2,277 個家戶中，隨機抽取 800 個家戶而予以訪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於探討單身老人、女性單親家戶與貧窮的關係，文中所稱的單身老人家戶是指 60 歲以上的獨居老人家戶。而女性單親家戶則是指其家戶型態為單親家庭，且戶長為女性的家戶。雙親家戶是指包含父母與子女的家庭。其他家戶型態是指除了以上三類家戶之外的家庭型態（如單身非老人家戶、三代同堂、祖孫二代等）。嘉義縣低收入戶各年家戶類型的分佈如表 1，表 1 也顯示了單身老人家庭在嘉義縣低收入家戶中所佔的比例相當高，各年度所佔的比例都在四分之一以上。而女性單親家庭所佔的比例較低。此外，完整的貧窮歷程應該包括貧窮的落入、處於貧窮狀況的持續時間，以及是否有出現脫離貧窮的情形，以下即依照此三者分別描述我們的分析方法。

表 1 嘉義縣 1988-1994 年各種低收入戶家戶類型的次數分佈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單身老人家戶	236 (32.1)	251 (30.7)	298 (25.9)	332 (26.6)	337 (28.0)	354 (25.0)	393 (28.3)
女性單親家戶	101 (13.7)	124 (15.2)	199 (17.3)	234 (18.8)	218 (18.1)	254 (18.0)	239 (16.6)
雙親家戶	140 (19.0)	156 (19.1)	222 (19.3)	246 (19.7)	221 (18.4)	273 (19.3)	247 (17.2)
其他	258 (35.1)	287 (35.1)	430 (37.4)	435 (34.9)	428 (35.6)	533 (37.7)	560 (38.9)
合計	735 (25.9)	818 (28.8)	1149 (40.4)	1247 (43.9)	1204 (42.4)	1414 (49.8)	1439 (50.6)

註：括弧為百分比

(一)貧窮歸因

本研究首先想要瞭解的是家戶的致貧因素究竟是什麼？由於我們所觀察到的樣本是已經處於貧窮線以下的家戶，所以我們並無法比較出貧窮家戶與非貧窮家戶的相對差異，而只能從這些已經落入貧窮的家戶中整理出其貧窮的歸因。依據前文對致貧因素的討論，本研究在這部分將焦點置於各個家戶結構與致貧因素的對照，特別是老人單身家戶、女性單親家戶或是雙親家戶，在面對著眾多的貧窮風險時，很可能會有不同的貧窮歸因。貧窮的歸因由縣政府社會工作人員（即訪員）判斷。

本文所採用的樣本是由嘉義縣歷年低收入戶中抽樣而來，所以這裏的貧窮是指低於官方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群體，以「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者」。而最低生活費用係由台灣省政府參照前一年政府公佈的家庭每人平均所得三分之一範圍內訂定為標準。¹

(二)貧窮的持續時間

貧窮的持續時間是本研究的第二個重要議題，這裏必須要提及貧窮歷程的概念，一個完整的貧窮歷程是從貧窮的落入、持續而到脫離，而各個家戶處於貧窮的時間有長有短，所以各個歷程會有不同的期間（duration）。本文有興趣於瞭解整體家戶的持續時間分布狀況；其次，我們更有興趣於比較不同的家戶結構在貧窮持續分布上有著怎樣的的不同，特別是本文所關心的單身老人家戶、以及女性單親家戶。

在計算貧窮的持續時間時，文獻上有三種的計算方式（Ruggles, 1990），第一種方式為 Duncan 等人所採用，他們在一定的觀察期間內（通常是 8-10 年）計算家戶或個人落入貧窮的年數，但由於在觀察期前某些人已是貧窮、且觀察期後有些仍未脫離而有所謂的截斷現象（censoring），會有低估貧窮

1 1997 年 10 月所通過的社會救助法修正版本對於低收入戶的認定則有更動，修正後的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而所稱最低生活費標準，由省（市）政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訂定，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社會救助法第一章第四條）。

持續的情形。第二種方法則是 Levy (1977) 所採用的方法，他以某一年 (1977) 的貧窮人口為觀察對象，追蹤往後各年（他觀察七年）脫離貧窮的狀況，但由於在觀察期前的貧窮年數未知 (left censoring)，仍有可能低估貧窮的持續。第三種方法則是 Bane and Ellwood (1986) 所採用的方法，他們去除左邊截斷的個案，而以生命表的方式計算各年的脫離貧窮機率，此一方法可以免除左邊與右邊截斷的問題，但必須假定在觀察期間落入貧窮者，其貧窮年數不因落入時間不同而有差異，此乃因為若分別計算不同時間落入者的各年脫離機率，會因個案太少而不能有穩定的估計 (王德睦等，1998)。本文主要是採用第三種方法，如果低收入戶在貧窮歷程中有中斷一年的現象，而該年的脫貧原因如果是由於行政程序的問題，則在持續時間的處理上，本文仍將該年視其仍處於貧窮。

當本文對不同特質的群體作估計而得到其持續貧窮時間的分布時，進一步地我們可以採用 Log-Rank test 來作顯著性考驗，以確定各不同群體間是否有所差異 (Allison, 1995)。最後再採以存活分析 (survival analysis) 的方法，由各種分配的模式來檢討嘉義縣低收入戶脫離貧窮的機率是否因時間而異。

(三) 脫離貧窮

本研究最後一個主題在於處理貧窮的脫離，台灣過去的貧窮研究由於資料受限，所以往往無法得知低收入戶的脫離貧窮途徑，這也使得貧窮政策較少著墨於如何幫助貧窮人口早日脫貧。因此，瞭解這群家戶是以何種方式脫離低收入戶是這部份的重點之一，此外，本文亦想瞭解不同家戶的脫貧途徑，特別是單身老人與單親女性家戶，是否會有差異。

此外，我們分析所有曾經脫離貧窮的家戶，由其脫離貧窮的方式回溯其貧窮的持續狀況，比較不同的脫離方式是否有著不同的貧窮持續狀況。而各個脫離貧窮的途徑所佔的比例，亦可進一步地與致貧原因所佔的比例相互對照，而能進一步瞭解致貧原因與脫離貧窮途徑的關係。

另一方面，為了探討影響脫離貧窮的因素，我們將經歷貧窮而脫離的低收入戶編碼為“1”，仍未脫離者編碼為“0”，進行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

sion)。由於單身老人家戶脫離貧窮的機率很低，我們在邏輯迴歸中將之剔除。

肆、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家戶致貧因素

在整理完歷年（1987-96）的低收入戶致貧因素時，發現各年的低收入戶致貧因素是以主要家計負擔者死亡、年紀太大無法工作、以及主要家計負擔者殘障這三個類別所佔的比例最大。儘管有學者反映類似以上這樣致貧因素的分類有欠合理，² 但不容否認的是從這些低收入戶的貧窮歸因中可以看出，所佔比例最大的年老、殘障、負擔家計者死亡中，很難再從中找出更廣泛的理論意涵、或是更具想像力的解釋，以早期英國的濟貧法中對於窮人的分類來說，這群低收入戶人口，就是所謂的「值得救助的窮人」（deserving poor），因為他（她）們不外乎是老人、殘障或疾病者、不然就是小孩和寡婦。

從表 2 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老人單身家戶中，超過 6 成（62.45%）以上的家戶將本身落入貧窮的原因歸為「年紀太大無法工作」，依照人力資本與生命週期的解釋，這群低收入人口已是年老而無法繼續在市場上賺取足夠的所得，且多數均為低教育者，年青時期從事的工作多為需要較多的體力勞動，隨著年紀的老去自是無力繼續為之。單身老人家戶中佔據次多的致貧因素是來自殘障，再次多的則是本人生病或是受傷，兩者相加約略佔了該類家戶的四分之一，出現如此的情形表示在年齡的因素外仍有其他因素影響著單身老人家戶的貧窮落入，尤其殘障一項本身即是個很難改變的狀態，因此筆者認為這部份的家戶可能多數在年老之前即處於經濟匱乏的狀態，年老只不過是其時間延續下的結果罷了，這可以從後文中其貧窮持續的情況獲得佐證。

女性與貧窮的關係在近來是個相當受到熱烈討論的議題，特別是有關女

2 例如薛文郎（1985）即指出失業、破產或是家庭成員重病等都不是造成貧窮的決定因素，而應回到以“工作能力”或是“工作能力人口”作考量，儘量轉成明確之人力資本理論的概念；而呂朝賢（1997）則是認為這些貧困因素都是以事件作區分，很容易忽略事件發生的事件性問題，及模糊事件發生的多種可能解釋。

性單親家戶的貧窮問題，在所有樣本的女性單親家戶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該類型家戶在致貧原因上與其他類型家戶的重要差異，在 163 個以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戶中，有超過七成的家戶其致貧原因是「主要家計負擔者死亡」，這項結果與多數的經驗研究指出台灣低收入戶中女性家戶以喪偶家戶之貧窮（戶）率最高的情形頗為一致（張清富，1992；黃乃凡，1995；蔡明璋，1987）。家戶結構的突然改變，使得女性戶長必須挑起家計的重擔，在忽然失去經濟的重要來源之時，其所面臨的貧窮風險自是高於其他型態的家戶。在美國的女性單親家戶多半是因為離婚或是未婚生子，而在國內則是由於喪偶。

表 2 家戶型態與致貧原因統計(%)

致貧因素／家戶型態	單身老人家戶	女性單親家戶	雙親家戶	其他
失業	0.87	0.61	1.08	0.45
家庭主要家計負擔者死亡	4.37	71.17	12.37	12.61
家庭成員重病	1.75	0.61	12.90	4.05
主要家計負擔者傷病	10.92	5.52	15.05	10.36
家庭無工作能力者太多	—	4.29	20.43	6.76
家長年紀太大無法工作	62.45	1.84	6.99	12.61
家計負擔者工作能力太低	2.18	2.45	5.91	3.60
主要家計負擔殘障	15.28	12.27	22.58	44.14
其它(破產、遺棄等)	2.18	1.23	2.69	5.41
戶數加總	229	163	186	222

至於在雙親家戶方面，與前面兩個家戶型態相互比較下，雙親家戶並沒有出現單一明顯而獨特的致貧原因。雙親家戶的貧窮原因以「主要家計負擔者殘障」為最多，有 23%，健康地位上的弱勢當然會影響到戶長在工作上的表現或是戶內經濟來源的穩定，而佔有 15% 比例的「家計負擔者生病或受傷」的致貧原因，亦反映了相同的致貧風險。而在雙親家戶的致貧因素中，佔次高比例的是「家庭無工作能力者太多」，約有五分之一的雙親家戶是由於這項因素而落入貧窮。

二、貧窮持續分布

表 3 列出以脫離機率來表示這 572 個家戶的貧窮持續情況。³ 其中，在脫離機率方面，隨著貧窮年數的增加所呈現的趨勢並不穩定，但大致上是一個逐漸下滑的情形。在落入貧窮的第一年後約有 7.87% 的家戶脫離貧窮，剩下的家戶在貧窮第二年後則有 10.25% 脫離貧窮，脫離機率反而出現上升的情況，僅在第七年出現明顯的下降為 2.82%，但隨後又出現上升的情形。

表 3 1987—1996 落入貧窮家戶的貧窮年數

貧窮年數	風險家戶 at risk	持貧家戶 survival	脫離家戶 exit	脫離機率 (%)	累積脫離 機率(%)
1	572	527	45	7.87	7.87
2	527	473	54	10.25	17.31
3	463	427	36	7.78	23.74
4	305	287	18	5.90	28.24
5	225	207	18	8.00	33.98
6	160	149	11	6.88	38.52
7	71	69	2	2.82	40.25
8	34	31	3	8.82	45.52
9	20	19	1	5.00	48.25

至於表中的累積脫離機率為「1 減去仍未脫離的機率（存活機率）」，表中第一年的累積脫離機率是 7.87%，第二年的算法則是先求出第二年的存活機率，再用 1 去減它，可以寫成 $1 - \{ (1 - 0.0787) * (1 - 0.1025) \} = 0.1731$ ，往下依此類推。從累積脫離機率中可以看出表 3 所呈現的是一種漸減的趨勢，而且脫離貧窮的情況非常緩慢，家戶至 4 年之後才有超過 1/4 機率脫離貧窮，而在 9 年以後，家戶脫離貧窮的機率亦不到 50%。

表上並沒有列出各個貧窮年數下低收入戶所佔的比例（completed spell

3 當我們將所有未能觀察到其起始貧窮年數的家戶（左邊截斷）排除後，還有 572 個家戶。

distribution)，大致而言各個貧窮持續年數的比例均相當低，這個結果與蘇淑貞（1997）的研究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部分原因當然是來自估計方法的差異，但可以確信的是當前台灣的低收入戶中，有部分的家戶是需要經歷一段頗長的經濟資源短缺的貧困生活。但須注意的是，我們在資料來源的取得上有頗大的差別，蘇淑貞（1997）與王德睦等人（1998）所使用的資料是嘉義縣低收入戶複查的調查表，含括所有各年的低收入戶；而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則是從中抽樣再予以訪問的樣本，因此有許多僅經歷短暫貧窮即死亡脫貧的老人家戶是無法觀察到的，所以此處的脫貧機率或是累積脫離機率會出現比較低的情形，因許多脫離貧窮者已無法追蹤。

Bane and Ellwood（1986）認為，脫離機率會隨著持續貧窮時間的增加而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二個：其一可能是貧窮本身使得低收入家戶更難脫離其所身處的困境，例如長期處於貧窮者更難找到足以脫離貧窮的工作。在國內有許多低收入戶在自己評估本身的致貧原因時，就有某些家戶勾選「原來家境不佳」這項，這可能是使其貧窮持續的原因，卻比較難當作初次落入貧窮的原因。第二個讓脫貧機率隨貧窮時間增加而下降的原因，則被認為是來自貧窮人口的異質性，長期貧窮者在性質上與短期貧窮者不同，長期貧窮者本身脫離貧窮的機率就比較低，而不論他到底窮了多久。隨著時間過去，短期貧窮者逐漸脫離，而長期貧窮者佔所有貧窮人口的比重即愈來愈高。

我們比較四種不同家戶型態的貧窮持續狀態，在致貧因素外加上不同家戶類型的貧窮持續狀態，可以讓我們對貧窮人口的異質性有更清楚的瞭解。Rank（1985）也是以生命表方式計算四種不同家戶領取 AFDC、食物券（food stamp）、或是 medicaid 的年數，並且指出單親家戶（尤其是女性）和老人家戶，其貧窮持續時間是比單身家戶、已婚家戶來得長。而我們對老人單身家戶、女性單親家戶、以及雙親家戶（包括核心家庭和主幹家庭）、以及其他等四種家戶型態作比較，以生命表方法估計後的結果則列於表 4。因為我們的估計方式需要去除左邊截斷的個案，所以這裏的家戶數亦有些改變，單身老人家戶、女性單親家戶、以及雙親家戶、以及其他等四種的家戶數分別為 136、130、140、以及 166 戶。

從表 4 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單身老人家戶的貧窮持續時間遠較於其他

三類家戶來得長久，在貧窮持續時間到達 3 年時，僅有一成左右的家戶能夠脫離貧窮；而在相同時間，女性單親家戶以及雙親家戶已有三成的家戶已經脫離貧窮。而且，在貧窮持續時間超過 6 年之後，單身老人家戶就再也沒有出現過脫離貧窮的情形。事實上，單身老人家戶大多因為年老或是殘障而致貧，戶長本身就是個嚴重的無經濟自主能力者，如果沒有公部門或私部門的經濟援助或支持，其貧窮的狀況自是會不停延續下去。

而在女性單親家戶方面，在全部 9 年的觀察期間結束時，超過 70% 的家戶均已脫離貧窮的困境，這樣的結果顯示出女性單親家戶的貧窮持續情況是遠比其他三項類型的家戶來得短暫。當我們將女性單親家戶與雙親家戶作比較時則可以發現，在落入貧窮的前二年，雙親家戶是比女性戶長家戶的脫離貧窮機率較高，但在超過三年之後，雙親家戶的脫貧速度即逐漸變得緩慢，到了第 9 年時，僅有 55% 的雙親家戶能夠脫貧。

表 4 家戶型態與貧窮年數(僅列出累積脫離機率%)

貧窮年數	單身老人	女性單親	雙親家戶	其他
1	5.88	7.69	8.57	7.83
2	9.56	17.69	24.29	13.25
3	11.80	31.94	31.57	15.71
4	13.88	38.03	37.04	19.93
5	15.14	46.48	46.20	23.93
6	16.99	56.52	48.96	27.39
7	16.99	56.52	50.99	27.39
8	16.99	73.91	54.77	27.39
9	16.99	73.91	54.77	41.91

備註：當我們以 Log-Rank test 作檢定時，不同家戶型態的貧窮持續時間的差異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

Rank (1985) 認為，老年家戶和女性戶長家戶可能是因為勞力市場與生命週期事件結果的阻礙，所以很難脫離貧窮，因為大部分的婦女可能必須照顧小孩而無法參與勞動市場，即使進入勞動市場，薪資亦較男性為低；而相

同的，大部分的老年家戶僅能經由社會安全、私人年金、與儲蓄來獲得所得。基本上以單身老人家戶而言，我們的資料亦呈現出這樣的特性，但當我們將女性單親家戶和雙親家戶作比較時卻出現了不一樣的結果。在前面二年時，雙親家戶累積的脫離機率比較快，在貧窮年數第二年時的累積脫離機率即達到 24%，而女性單親家戶僅達到 18%。但在持續貧窮超過第 3 年以後則可以看出女性單親家戶的累積脫離機率已經超過雙親家戶，在全部的觀察期間結束時，有 74% 的女性單親家戶脫離貧窮，而雙親家戶則是僅有 55%。王德睦等人（1998）認為，台灣單親家戶的貧窮持續時間並不像美國般比非單親家戶來得長的原因，可能是由於美國的單親女性家戶合於領 AFDC，而較不積極參與勞動市場，貧窮持續時間長，而國內沒有類似的社會救助，另一方面單親家庭係有子女，子女成長而有工作能力時，家庭即容易脫離貧窮，也就是說，戶內依賴人口在隨著時間而轉型成工作人口時，可能是使這些女性單親家戶得以脫離貧窮的重要因素。

影響貧窮持續時間因素的存活分析結果列於表 5。在表中我們分別對控制自變項後的貧窮持續時間作不同的分配假定，四種分配的結果差異均不大。在各分配中，年齡對於貧窮的持續時間均為負的影響，也就是年齡愈大，其貧窮持續時間愈短，且其係數除在指數分配外均達 0.05 的顯著水準。在 Blank (1989) 的研究中，年齡也有顯著的影響，然而他所研究的是領取 AFDC 的持續時間，由於年齡愈大的婦女，其子女年齡也愈大，子女長大後喪失領取 AFDC 的資格。

低收入戶戶長的教育程度對貧窮持續時間的影響，均未達 0.05 的顯著水準，且係數均為負值，顯示教育程度愈高，愈有能力在較短時間內脫離貧窮，但不顯著。健康狀況為殘障或重病者，其貧窮時間比正常者較長，且四種分配均達 0.01 的顯著水準。

Bane and Ellwood (1986) 與 Rank (1985) 均指出單親家戶（尤其是女性），其貧窮持續時間較長。而我們的分析卻指出單親的貧窮家戶卻較非單親家戶為短。其原因可能是美國的單親女性戶長合於領 AFDC，較不積極參與勞力市場，貧窮持續時間長，一方面國內沒有類似的社會救助，另一方面單親家庭係有子女，子女成長而有工作能力時，家庭即容易脫離貧窮。此一

影響在指數分配和 Weibull 分配達到 0.05 顯著水準。此一論點可由戶內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數對貧窮持續時間的影響得到佐證。在四種分配中，戶內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數之係數均達 0.01 的顯著水準，且均為負值，顯示現有有工作能力的人數愈多，其貧窮持續時間愈短。因此潛在與現有有工作能力的人數愈多，其貧窮持續時間愈短。

由於調查的樣本中也包含已經脫離貧窮者，因此在表 5 中，我們也加入目前是否有固定工作一項。此一變項對於貧窮的持續時間有負的影響，也就是有能力找到固定工作者，其貧窮持續時間較短，只是僅在指數分配模型中達 0.05 的顯著水準，其餘均未達統計顯著。

四種對於控制自變項以後貧窮持續時間的不同分配假定下，模型與資料吻合的程度 (log likelihood) 差異不大，也就是另三種分配與指數分配的差異不大。由於貧窮時間的指數分配，代表脫離貧窮的機率不因時間而異。因此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控制自變項後脫離貧窮的機率會因時間而異。

表 5 不同貧窮持續時間分配下的存活分析

變項	指數分配	Weibull 分配	對數常態分配	Log-logistic 分配
常數項	3.7705** (0.5024)	3.1881** (0.3539)	3.215** (0.3626)	3.0390** (0.3601)
年齡	-0.0135* (0.0069)	-0.0107* (0.0047)	-0.0116* (0.0047)	-0.0121* (0.0048)
教育	-0.0127 (0.0274)	-0.0144 (0.0188)	-0.0062 (0.0201)	-0.0089 (0.0197)
健康狀況	0.5140** (0.1661)	0.3781** (0.1147)	0.3402** (0.1280)	0.3461** (0.1221)
單親家庭	-0.3828* (0.1861)	-0.3044* (0.1282)	-0.2390 (0.1354)	-0.2478 (0.1331)
有工作能力人口	-0.4719** (0.0501)	-0.3395** (0.0387)	-0.3801** (0.0536)	-0.3910** (0.0473)
目前有工作	-0.0007* (0.0005)	-0.0005 (0.0003)	-0.0005 (0.0004)	-0.0005 (0.0004)
Log Likelihood	-416.7864	-402.1111	-400.4454	-400.0263
樣本數	566	566	566	566

* $P < 0.05$ ** $P < 0.01$

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

三、貧窮的脫離途徑

(一) 貧窮的脫離途徑

表 6 列出在調查中樣本所回溯十年期間內，曾脫離貧窮者其脫離方式的分佈。曾脫離的家戶共有 258 戶，其中有 7 個家戶曾經歷 2 個完整的貧窮歷程，這 7 戶我們僅列入其第二次脫離低收入戶的原因。

表 6 家戶型態與脫離低收入戶原因統計

脫離原因	單身老人	女性單親	雙親家戶	其他	Total
再婚	—	1 (1.2)	6 (6.7)	—	7 (2.7)
傷病復原	3 (8.8)	—	7 (7.8)	2 (3.9)	12 (4.7)
兒女長大	7 (20.6)	57 (68.7)	46 (51.1)	27 (52.9)	137 (53.1)
找到薪水高的工作	3 (8.8)	3 (3.6)	7 (7.8)	4 (7.8)	17 (6.6)
重大傷病死亡	2 (5.9)	1 (1.2)	3 (3.3)	1 (2.0)	7 (2.6)
資產增加	8 (23.5)	9 (10.8)	14 (15.6)	2 (3.9)	33 (12.8)
行政程序問題	1 (2.9)	9 (10.8)	3 (3.3)	4 (7.8)	17 (6.6)
其他	10 (29.4)	3 (3.6)	4 (4.4)	11 (21.6)	28 (10.9)
Total	34	83	90	51	258

備註：括弧中所示為該脫離低收入戶方式佔該類脫離家戶的百分比例。

在各個家戶類型的脫離貧窮的比例方面，以單身老人家戶的脫離家戶比例最低，在 229 個單身老人家戶中，僅有 34 個家戶曾經脫離貧窮，比例約僅有 15%，女性單親家戶與雙親家戶則分別是 51% (83/163)、及 48% (90/186)，其他家戶則是 23% (51/222)。

表 6 中「資產增加」一項是包括在問卷上許多的回答,包括有查獲土地、有存款、發現田產、獲得農保金、分到遺產、增建樓房、被拿去當報稅人頭(受訪者自稱)等等,但沒有任何一項是來自明顯的工作能力改善、或是找到更好的工作等依靠自身能力而脫離低收入戶的情形。而「行政程序問題」這項的來由亦是五花八門,包括有里幹事未申請、與里幹事不和、自動放棄、不知道申請等等。至於「其他」一項,則是以獲得收容、戶籍遷移、獲得親戚幫助、以及原因不明等等。

以不同家戶檢視其脫貧方式時,可以發現除了單身老人家戶外,所有家戶均是以「子女長大」而脫離低收入戶的情形為最多,特別是女性單親家戶,在所有曾經脫貧的女性單親家戶中,有將近 70% 是依靠子女長大而脫貧,顯見女性戶長本身的無力以及戶內子女對該家戶達到經濟自立的重要性。在曾脫貧的雙親家戶與其他類型家戶中,同樣是超過二分之一的家戶是依靠「子女長大」這項方式而脫離貧窮的困境。這個現象再次說明了低收入家戶本身的弱勢與不利,不論是在個人的身體狀況或是工作能力,很少有落入低收入戶的戶長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將整個家戶拉離接受救助的行列。

至於曾經脫離貧窮的 34 個單身老人家戶中,佔其最大脫離低收入戶方式的是「其他」這個項目,部份老人可能是因為殘障或傷病得到收容而在重新核定時失去資格,或是獲得朋友或是親戚的濟助而舒緩貧窮的困境。此外,有 24% 的老人脫貧卻是來自資產增加,這部份的老人家戶多數是由於辦理農保而將戶籍併入親戚戶中因此即失去低收入戶資格。而單身老人家戶居然會出現「子女長大」這種看似矛盾的脫貧情況,在我們回頭翻閱問卷時則發現,這部份老人是因為子女扶養、併記戶外子女收入或是以前的媳婦濟助而被排除低收入戶資格。

若我們以脫離貧窮途徑分布來看,在「子女長大」之後較大比例的依次分別是「資產增加」(或可說是被查獲資產)、「其他」、以及「行政程序問題」這三項,分別佔了全部脫離貧窮歷程中的 13%、11% 以及 7%。

因為「找到薪水高的工作」而脫離低收入戶的家戶很少,不超過所有脫離家戶的 7%; 而因為「傷病復原」而脫離貧窮者亦不超過 5%, 不論是那一類型的家戶, 這二項脫貧方式所佔的比例均很低。這也再度印證了低收入家

戶的種種不利情境，有工作能力者從事的大都是低工資、低技術、沒有什麼發展潛力的工作、不然就是位處邊緣沒有好的工作，原本有工作而落入傷病的則是少有復原重出的機會。

在所有的脫離途徑中，所佔比例最少的是經由「再婚⁴」與「重大傷病死亡」這二項，其所佔的比例均沒有超過 3%。前述已指出，台灣的低收入戶中單身老人佔了頗大比例，一方面他（或她）們並無子女、另一方面又年老體衰，因此推論他們脫離低收入戶的方法，可能唯有死亡一途（徐震，1990），然而單身老人死亡後即無法訪問，因此無法列入表中。而再婚則是因喪偶而落入貧窮的家戶之脫離貧窮的選擇之一，特別是女性戶長家戶，然而訪問表中的婚姻地位係訪問時的狀況，單親女性戶長若因再婚而脫離貧窮，在表四中係包括在雙親家戶中，只是其比例也是很低。

若與國外相關的研究相較，Bane and Ellwood (1986) 曾就貧窮的落入事件與脫離事件加以比較，其研究指出：「38%的貧窮是由於戶長的薪資下降，但卻有超過 50%的貧窮是因戶長薪資上升而脫離。而有子女的女性戶長中，亦有 33%是因工作而脫離，其次則是以再婚或結婚脫離，佔了有子女之女性戶長家戶的 26%」。其中亦提到了戶內第二個賺錢者對於脫離貧窮的關鍵性，特別是對於有子女的女性戶長家戶而言。相較之下，嘉義縣低收入戶的戶長工作能力與所得的確相當的低，鮮少能以自身的薪資上升而脫貧，而戶內子女或是潛在的有工作能力人口，則成了低收入戶賴以脫貧的途徑。

(二)不同脫貧方式的貧窮持續時間分布

表 6 僅列出曾經脫離貧窮的家戶其脫離的途徑，但在脫離貧窮之前這些家戶究竟貧窮了多久？表 7 以不同的脫離貧窮途徑分類，列出曾經脫離貧窮的家戶的貧窮持續年數分佈。前述列出的脫離貧窮方式有 8 種，但在考量樣本數以及以「子女長大」而脫貧的家戶佔了半數以上的情況下，我們直接將 265 筆的脫貧記錄（包括 7 個二次落入者）分作二類，一是以「子女長大」而脫離者，另一則是全部歸為「其他」，事實上這是十分受限於資料的作法。

4 樣本中有一女性單親家戶曾因為再婚而脫貧，但其後來又離婚，所以出現如表上的情形。

表 7 所列出的是以類似 Duncan (1984) 等人所採用的方法計算出的持續貧窮分布比例，貧窮年數 1 表示貧窮持續一年佔所有個案的比例，而貧窮年數 2 則是持續貧窮二年佔所有個案的比例，以下依此類推，而所有曾經歷一段貧窮而脫離的個案有 265 個歷程。在左邊截斷方面，一律以 1987 年當作其貧窮的第一年，而因為我們僅列入在觀察的 10 年中曾經脫離貧窮的個案，所以沒有右邊截斷的問題。

表 7 不同脫貧途徑的貧窮持續時間分布 (%)

貧窮年數／脫貧方式	子女長大 (n=140)	其他方式 (n=125)	All (n=265)
1	14.3	24.8	19.3
2	20.0	27.2	23.4
3	22.1	18.4	20.4
4	12.1	8.8	10.6
5	12.1	8.8	10.6
6	7.9	5.6	6.8
7	2.1	1.6	1.9
8	6.4	2.4	4.5
9	2.9	2.4	2.6
Total	100	100	100

備註：當我們以 Log-Rank test 達 0.052 的顯著水準。

就整體而言，除了貧窮持續 7 年的比例有偏低之外，所有脫離貧窮家戶的貧窮持續分布趨勢是在第 2 年有升高後，即出現一直下降的情況。僅持續貧窮一年者約佔所有個案的 20%，持續貧窮 2 年的則是佔了 23.4%，兩者加起來即佔了接近所有個案的 45%。當然這是所有能夠脫離者的情況，他們可能比長期貧窮者擁有更多的能力與機會得以脫離。

在因「子女長大」與「其它」兩種脫離方式的比較方面，要以「子女長大」的方式脫離貧窮，顯然與落入貧窮時之子女的年齡、兒女是否繼續升學以及子女的工作能力而定。而以再婚、傷病復原、獲得收容（或安養）、或是其他等等方式之脫離貧窮的家戶，則似乎面對更不確定的因素。從這兩種不同類屬隨著貧窮年數的延伸之貧窮持續時間的比例來看，他們的確存在著不

同的差異。在曾脫離貧窮者中，以「子女長大」途徑脫離困境者，在貧窮持續1年後脫貧者只佔不到15%，持續貧窮二年時的比例亦只有20%。所有以「子女長大」脫貧者中，超過一半以上（56.4%）的家戶是貧窮持續三年以上。相對的，以其它方式脫貧者，貧窮持續僅一年者即近乎佔了其25%，貧窮持續二年以下者，即超過了50%。隨著時間的延續，兩者的脫離貧窮比例都有漸往向下降的趨勢，但在持續貧窮四年或以上之個案所佔的比例，以「子女長大」脫貧者所佔的比例，均都大於以「其他」方式脫離者。因此以「子女長大」而脫離貧窮，是需要比其它方式花費更長的時間，但相對而言，隨著時間的拉長，有子女的低收入戶則有著愈來愈大的機率可以脫離貧窮。

（三）影響貧窮脫離之因素分析

最後我們想要瞭解的是，影響這群低收入戶脫離貧窮的重要因素是什麼？在這部份的分析樣本方面，我們略去所有單身且年齡為60歲以上的單身老人家戶，因為我們認為如果這個家戶是單身而且年老，在沒有其他的經濟支持來源的情況下，這些家戶如果沒有轉往接受機構的照顧或與親友同住，他（她）們是無法脫貧或只有以死亡方式脫貧，這樣的家戶共有229戶，所以我們分析的樣本共有571戶。

在解釋變項的選擇方面，則是依據前文有關的貧窮理論。許多國外的貧窮研究經常會考量到的有關種族、就業情形（如該地的失業率或薪資率）、以及居住地區等因素，因為本文的分析對象均以閩南族群為大宗，所以沒有族群的問題，而且多數戶長不是無工作就是多半從事不固定的雜工，所以就業情況亦不納入分析。在變項的處理上，曾經脫貧者編碼為1，未曾脫貧者編碼為0，作為邏輯迴歸分析的依變項。在自變項方面，年齡、教育年數為連續變項，性別則是男性編碼為1、女性為0，戶長健康則是分為久病或殘障（編碼為0）以及正常（編碼為1）。在有關家戶的變項方面，家戶教育是指戶內就讀高中以上人口數佔總人口的比例，家戶殘疾則是以戶內疾病或殘障的人口數除以戶內人口；家戶型態則是以其他類型家戶（包括祖孫二代、夫妻二人、男性戶長單親家戶以及非老人單身家戶）作為對照組，戶內12歲兒童是指家戶內12歲以下兒童的人數，至於在居住區域方面，則是以沿海地區作為對照

組。

對於影響低收入戶脫貧與否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列於表 8。從表 8 中可以看出戶長年齡具有顯著的影響，而且其方向為正，亦就是說，當戶長的年齡增加，低收入戶的脫貧機率即開始上升。由於我們的分析中已經剔除老人單身家戶，因此年齡的增加可視為人力資本的累積，而增加脫離貧窮的機率。至於在戶長的性別方面：男性戶長家戶相對於女性戶長家戶處於較不利的地位，性別的影響方向為負，男性戶長家戶比較不可能脫貧。我們認為女性戶長家戶多半是因為失去主要家計負擔者而落入貧窮，她們可能脫貧的方式可能較男性為多，例如她們可能經由自己習得謀生能力、再婚、或是戶內子女長大等方式脫貧，男性戶長多半是身體嚴重傷殘者，本身醫療或復健的花費很大，他們也許僅能以子女長大而脫離，戶長性別的影響雖仍為負向，但卻沒有達到一定的顯著水準。

戶長的教育程度有正的影響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戶長教育程度的高低對於家戶是否能夠脫貧並不是重要的因素。至於戶長健康狀況在邏輯迴歸分析中亦是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但戶長的健康狀況若是正常，該家戶則有較大的機率能夠脫離貧窮。至於在居住區域的影響上，雖然脫離貧窮的機率以商業區為最高、其次為輕工業區、傳統農業區，而沿海地區最低，但均未達顯著水準。

以整體家戶為考量時，其中最為明顯的即是戶內工作人口和依賴人口對於貧窮家戶能否脫貧的影響。戶內工作人口愈多，表示家戶有更多穩定而持續的經濟來源，貧窮家戶自是能夠遠離貧窮的困境；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社會救助法中亦設有嚴格的工作條款，戶內有工作能力人口佔總人口超過一定比例亦會被排除於社會救助之外。同樣地，如果戶內 12 歲以下的兒童愈多，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情形對於貧窮家戶的脫貧機會當然只有減少而不會增加，這兩項因素在模型中均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此外，戶內受高中教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對於貧戶的脫貧機率方向雖為正，但卻沒有達到顯著，對於低收入家戶而言，對子女愈多的教育投資原本就是一大困難，短期而言，也許子女較早投入勞動市場，對其窮困窘迫的舒緩更來得重要些。最後，戶內疾病或殘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對於低收入戶脫離貧窮同樣是有負面的影

表 8 影響家戶脫貧與否的邏輯迴歸分析

變 項	迴歸係數	標準誤
常數項	-2.1859**	0.7223
年齡	0.0176*	0.0088
性別(男性)	-0.0480	0.3185
戶長教育	0.0195	0.0348
戶長健康	0.2749	0.2845
家戶教育	0.2189	0.4984
家戶殘疾	-1.0009*	0.5019
戶內工作人口	0.6848**	0.1189
戶內12歲兒童	-0.5306**	0.1340
家戶型態		
女性單親家戶	0.4459	0.3693
雙親家戶	0.3624	0.2924
區域別 ⁵		
傳統農業區	0.2148	0.3012
輕工業區	0.2150	0.2979
商業區	0.5659	0.2978

說明：1. 因為戶長教育有 5 個遺漏值，所以實際分析時的樣本數為 566 戶。

2. 家戶型態的對照組為其他家戶，而區域的對照組為沿海地區。

3.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響，醫療開銷的花費再加上缺乏固定的工作收入，均是使其難以達到經濟自立的目的，這個變項在模型中達到 0.05 的顯著水準。

在家戶型態中，我們也想要知道家庭型態的差異對於低收入戶脫離貧窮的機率是否會有顯著的影響，其中特別是女性單親家戶更是我們關心的對象，我們的分析結果指出單親家庭是有較多的可能脫貧，雖然這個變項在模

5 本文亦沿續蘇淑貞（1997）對於嘉義縣內各級產業特性與行政劃分，區分出四組不同的結構區域，分別為輕工業區、商業區、傳統農業區和沿海地區：其中太保、大林、民雄、義竹、鹿草為輕工業區。朴子、新港、水上、中埔為商業區；溪口、六腳、竹崎、梅山、番路、大埔、和阿里山為傳統農業區；東石和布袋則為沿海地區。

型中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影響方向為正向。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單親家戶容易脫貧乃因為戶內有子女，當子女成長則容易脫貧，在控制了戶內工作人口後，其影響即不顯著。

伍、結論

在有關低收入戶之落入貧窮的原因方面，整體而言，多數的家戶仍是以失去主要家計負擔者、年紀老邁、以及主要家計負擔者殘障這三項因素所佔的比例最大，而依家庭型態探討致貧原因時，則顯示老人單身家戶多數皆因年紀老邁無法工作而致貧，但是因為殘障或傷病而貧窮的比例亦不小，可見年老並不是造成老人男性戶長家戶貧窮的單一原因，他們在之前可能因為殘障或傷病而早已持續貧窮了一段時日。而在女性單親家戶方面，多半是因為主要家計負擔者死亡而致貧。至於雙親家戶的致貧原因則較分散，多數來自戶長殘障或傷病，但戶內依賴人口眾多亦是原因之一。

在貧窮的持續時間方面，在貧窮持續一年後，僅有約 8% 的家戶脫貧，而在貧窮的時間超過四年後，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家戶脫離貧窮，但是有超過半數的家戶，其貧窮持續時間至少要大於九年，低收入戶的貧窮持續時間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漫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們的樣本並沒有包括許多因為死亡而脫貧的老人家戶，但是相對而言，剩下的這群家戶，可能亦需要處於貧窮困境底下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當我們將低收入戶的家戶型態做分類而觀察其貧窮持續時間時，則發現低收入家戶本身的異質性是造成其貧窮持續時間差異的原因，而不是因為「貧窮」得愈久使其更不容易脫離。女性單親家戶的貧窮持續時間較短，超過 70% 的家戶在貧窮的九年內脫離，而雙親家戶亦有半數的家戶能夠在九年的觀察期間後脫貧，老人單身家戶的脫貧機率則非常低，除了抽樣的因素外，戶內是否能有其他成員成為經濟資源的提供者（工作人口），顯然是家戶能否脫貧的重要關鍵。

有關貧窮家戶的脫貧途徑方面，我們發現超過半數（52%）的曾經脫貧的家戶，是以「子女長大」方式而脫貧，但亦有為數不少的家戶（約 30%）

卻是因為資產增加、行政失誤或是其他不明原因而脫離低收入戶。如果較佳的脫貧途徑是低收入家戶依靠本身的力量而達到經濟來源的獨立，則有如此高比例的家戶是被動地被排除於社會救助外，顯然不是理想的方式。然而在國內嚴苛的救助標準下這應算是一個可以預期的結果。

我們亦對於影響家戶脫貧機率的一些模型作比較，在不納入單身老人家戶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戶長年齡愈高，低收入家戶愈有可能脫離貧窮；而整個家戶結構的影響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特別是戶內的工作人口、戶內依賴人口以及整個戶內人口的健康狀況，對於低收入戶能否脫離貧窮的效果均達到顯著水準。

參考資料

王德睦、王仕圖、蔡勇美

- 1998 《貧窮的動態：嘉義縣貧戶的追蹤研究》。國科會社會組成果發表會論文，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台北南港。

王德睦、蔡勇美

- 1997 《貧窮的動態分析：嘉義縣貧戶的追蹤研究(I)》。行政院國科會研究成果報告。

朱雲鵬

- 1987 《貧窮問題之探討：台灣地區資料之因素分解研究》。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刊(71)，台北南港。

呂朝賢

- 1995 〈台灣省各縣市貧窮率之影響因素〉，《台灣銀行季刊》46-2:252-272。
1997 「台灣的貧窮問題：理論的定位、檢證與政策」，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博士論文。

林松齡

- 1980 〈台灣中部地區貧窮現象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31-3:189-223。
1991 〈貧窮問題〉，見楊國樞、葉啟政(編)，《台灣的社會問題》，頁99-131。台北：巨流出版。

徐震

- 1990 〈台灣的新貧窮與貧窮政策〉，《中國論壇》349:38-41。

陳仲豪

- 1995 「致貧因素與老人及非老人家戶貧窮之關係探究」，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碩士論文。

陳淑英

- 1983 〈突破貧窮的惡性循環——致貧因素之因徑分析〉，《社區發展季刊》24:63-70。

陳琇惠

- 1986 《訂定貧窮線之方式與標準的探討》。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張清富

- 1992 〈貧窮變遷與家庭結構〉，《婦女與兩性學刊》3:41-58。
1993 《台灣省貧窮趨勢與致貧因素之研究》。台北：豪峰出版社。

張清富、薛承泰

- 1995 《單親家庭現況及其因應對策之探討》。台北：行政院研考會。

黃乃凡

- 1995 「台灣貧窮女性化的探討」，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碩士論文。

童小珠

- 1992 「台灣省女性單親家庭經濟困境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碩士論文。

楊家偉

- 1977 〈台灣省貧窮問題之成因與減輕策略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28-1:158-200。

蔡宏進

- 1993 〈台灣地區低收入戶就業現況與經驗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44-4:249-288。

蔡明璋

- 1987 〈低收入戶的貧窮歸因〉，見台灣省社會處(編)，《台灣省七十六年低收入戶調查報告》，頁153-160。南投中興新村：台灣省社會處。

- 1996 《台灣的貧窮：下層階級的結構分析》。台北：巨流出版社。
- 聯合報
- 1997 「貧富不均、社會隱憂」，1997年10月26日。
- 薛文郎
- 1985 《台灣省小康計畫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蘇淑貞
- 1997 「貧窮的歷程：以嘉義縣低收入戶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碩士論文。
- Alcock, Pete
- 1993 *Understanding Poverty*. Hound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Allison, Paul D.
- 1995 *Survival Analysis Using the SAS System: A Practical Guide*. Cary, NC: SAS Institute Inc.
- Bane, Mary Jo
- 1986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Poverty" in Sheldon Danziger and Daniel H. Weinberg (ed.), *Fighting Pover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ne, Mary Jo and David T. Ellwood
- 1986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1-23.
- 1994 *Welfare Realities: From Rhetoric to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G. S.
- 1975 *Human Capit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lank, Rebecca M.
- 1989 "Analyzing the Length of Welfare Spell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9: 245-273.
- Coe, Richard
- 1979 "Dependency and Poverty in Short and Long Run," in G. Duncan and J. Morgan (eds.), *Five Thousand American Families Surve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Corcoran, Mary, Greg J. Duncan and Patricia Gurin
- 1985 "Myth and Reality: The Causes and Persistence of Povert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4)4:516-536.
- Devine, Joel A. and James D. Wright
- 1993 *The Greatest of Evils: Urban Poverty and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 Duncan, Greg J.
- 1984 *Years of Poverty — Years of Plent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Duncan, Cynthia M.
- 1994 "Persistent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3(2):264.
- Edin, Kathryn and Laura Lein
- 1996 "Work, Welfare, and Single Mothers' Economic Survival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253-266.

- Ellwood, David T.
1988 *Poor Support: Pover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 Fitzgerald, John
1991 "Welfare Duration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6:545-561.
- Garfinkel, Irwin and Sare McLanahan
198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Nature Causes, and a Partial Cure," in Donald Tomaskovic-Devey(ed.),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London: Westview Press.
- Harris, Kathleen Mullan
1993 "Work and Welfare among Single Mothers i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2):317-352.
1996 "Life After Welfare: Women Work and Repeat Depend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407-426.
- Hill, Martha S.
1985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verty," *ANNALS, AAPSS*. 479:31-47.
- Hutchens, Robert
1981 "Entry and Exit Transitions in a Government Transfer Program,"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6:217-237.
- Kelso, William A.
1994 *Poverty and Underclas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imenyi, Mwangi S.
1991 "Rational Choice, Culture of Pover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elfare Dependenc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7(4):47-60.
- Lewis, Oscar
1968 *The Culture of Poverty-Backgrounds for La Vid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enard, Scott
1995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urry, Charles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O'Neill, June A., Laurie J. Bassi and Douglas A. Wolf
1987 "The Duration of Welfare Spell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41-248.
- Plotnick, Robert D.
1983 "Turnover in the AFDC population: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8(1):65-81.

Rank, Mark R.

1984 "The Dynamic of Welfare Utilization," U-M-I Dissert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1985 "Exiting From Welfare: A Life-Table Analysis," *Social Service Review*. 59(3) Sept:358-376.

Rein, Martin and Lee Rainwater

1978 "Patterns of Welfare Use," *Social Service Review*. 52:511-534.

Ruggles, Patricia

1990 *Drawing the Line: Alternative Poverty Measur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Sawhill, Isabel V.

1988 "Poverty in the U.S.: Why Is It So Persist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Sept):1073-1119.

Stapleton, Barry

1993 "Inherited Poverty and Life-Cycle," *Social History*. 18(3):339-355.

Stern, Mark J.

1991 "Poverty and The Life-Cycle," *Spring*. 24(3):521-540.

Stevens, Ann Huff

1994 "Persistence In Poverty and Welfar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4(2):34-37.

Tickamyer, Ann R.

1992 "The Working Poor in Rural Labor Markets: the Example of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n Duncan, Cynthia M.(ed.), *Rural Pov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Auburn House.

Tsai, Yung-mei et al.

1997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A Panel Study from Taiwan*.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Walker, Robert

1994 *Poverty Dynamics: Issues and Examples*. England: Avebury.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ngle Elderly Households, Singl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and Poverty: Poverty Spell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Chia-Yi

Cheng-fen Che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emu W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hu-twu W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ng-mei Tsa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exas Tech.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a follow-up random sample of 800 households culled from a pool of more than 2,000 household panel data completed in Chia-yi County,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8-199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verty spell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Two groups are targeted for focused study, namely, single elderly households and singl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The results of ou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for single elderly households, the main cause of poverty was the inability to work due to aging, which was followed by disability, injury, and illness. In contrast, the predominant cause of poverty in singl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was the death of the primary household wage earner. In terms of duration of poverty, we found somewhat disperse patterns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Singl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show the shortest duration of poverty, while single elderly households tend to remain in poverty the longer than other groups, and moreover, have the lowest probability of overcoming poverty. Among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wards falling into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verty, we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older children to be the single most

decisive reason for escaping poverty, while inversely, having a large number of dependent children represented the main cause of falling into povert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Dynamic, Panel Study, Poverty Durations, Survival Analysis